

京華憶往

王世襄



京華憶往

王世襄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京华忆往 / 王世襄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12

ISBN 978-7-108-03374-1

I. 京… II. 王… III. 社会生活—史料
IV. K29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9599 号

责任编辑 张 荷

封扉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 / 32 印张 11.625

字 数 200 千字 彩插 0.75 印张

印 数 00,001 — 10,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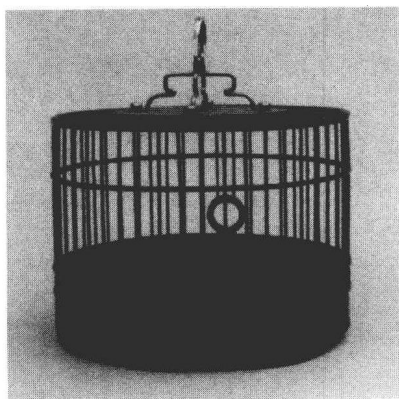
百灵	003
紫禁城里叫蛐蛐	009
秋虫篇	015
冬虫篇	067
獾狗篇	101
大鹰篇	153
北京鸽哨	207
鸽话二十则	245
饭馆对联	289
春菰秋葦总关情	295
《砍脍书》	305

金云臻《短钉琐忆》	309
饽饽铺 萨其马	315
辣菜	321
山鸡	325
豆苗	329
明式家具五美	333
漫话铜炉	339
拈古缘	345
燕园景物略	351
怀念张光宇教授	359
许地山饼与常三小馆	3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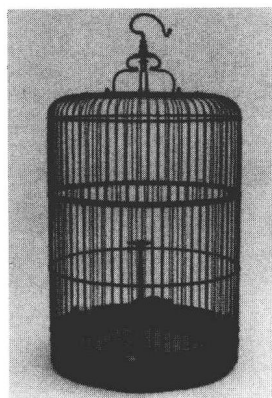
百 灵

我喜欢百灵，却从来也没有认认真真养过百灵。这种鸟古代叫天鷟，一名告天鸟，近代通称云雀，在西方则有Lark之称。

儿时在北京，接近了一些养百灵的人。他们多数是八旗旧裔，但也有贩夫走卒，甘心把家中所有或辛勤所得全部奉献给百灵。从这些行家们口中得知，如果养百灵不像京剧那样有“京派”、“海派”之分，至少也有“北派”、“南派”之别。北派对百灵的鸣叫有严格的要求，笼具则朴质无华，尺寸也不大（图1）。南派讲求百灵绕笼飞鸣，故笼子高可等身（图2），而且雕刻镶嵌，十分精美，价值可高达千百金。正因其高，富家遛鸟，多雇用两人，杠穿笼钩，肩抬行走。



1 北京百灵笼



2 南方百灵笼（南笼中之矮者）

北派专养“净口百灵”。所谓“净口”就是规定百灵只许叫十三个片段，通称“十三套”。十三套有一定的次序，只许叫完一套再叫一套，不得改变次序，不得中间偷懒遗漏或胡乱重复。

十三套的内容可惜我已不能全部记清了，只记得从“家雀闹林”开始，听起来仿佛是隆冬高卧，窗纸初泛鱼肚色，一只麻雀从檐下椽孔跃上枝头，首先发难。继而是两三声同伴的呼应，随后成群飞落庭柯，叽叽喳喳，乱成一片。首套初毕，转入“胡伯喇搅尾儿”。胡伯喇就是伯劳，清脆的关关声中，间以柔婉的呢喃，但比燕子的呢喃嘹亮而多起伏，真是百啭不穷。猛地戛然一声是山喜鹊，主音之后，紧促而颤动的余音作为一句的结尾，行家们称之为“咯脑袋的炸林”，以别于“过天”。过天则音调迥异，悠然飘逸，掠空而去。原来“炸林”和“过天”是山喜鹊的两种基本语言，在栖止和飞翔时叫法有别而已。下去是学猫叫和鹰叫。一般禽鸟最怕猫和鹰，养鸟的却偏要百灵去学它最害怕的东西。学猫叫则高低紧慢，苍老娇媚，听得出有大小雌雄之分。学鹰叫则声声清唳，冷峭非凡，似见其霜翎劲翻，缓缓盘空。复次是“水车子轧狗子”。北京在有自来水之前，都用独轮推车给家家户户送水。每日拂晓，大街小巷，一片吱吱扭扭的水车声。狗卧道中，最容易被水车子轧着，故不时有一只狗几声号叫，

一瘸一拐地跑了。净口百灵最好能学到水车声自远而近，轧狗之后，又由近而远。如果学不到这个程度，也必须车声、狗声俱备，二者缺一，便是“脏口”，百灵就一文也不值了。十三套还有几句常规的结尾，据说西城的和东城的叫法还小有区别，明耳人能一听便知，说出它是西城的传统还是东城的流派。十三套连串起来，要求不快不慢、稳稳当当、顺顺溜溜、一气呵成，真可谓洋洋洒洒，斐然成章！

过去东西南北城各有一两家茶馆，名叫“百灵茶馆”。东城的一家就在朝阳门外迤北，夹在护城河与菱角坑之间的“爱莲居”。凡是百灵茶馆都只许净口百灵歌唱，别的鸟不许进门，只能扣上笼罩，在窗户外边听，连敞开罩子吱一声都要受到呵斥。

进门一看，真叫肃静，六间打通了的勾连搭茶室，正中一张八仙桌是百灵独唱的舞台，四匝长条桌围成一圈，上面放着扣好罩子的百灵笼，不下百十具，一个个鸟的主人靠墙而坐，洗耳恭听。

俗话说：“父以子贵，妻以夫荣”。养百灵的却可以说“人以鸟尊”！哪一位的鸟是班头，主人当然就是魁首。只要他一进茶馆，列位拱手相迎，前拥后簇，争邀入座，抢会茶钱，有如众星捧月，好不风仪，好不光彩，而主人也就乐在其中了。

当年我也曾想养一笼净口百灵，无奈下不起这个苦工夫。天不亮，万籁俱寂、百鸟皆暗的时候便提出笼来遛，黎明之前必须回家。白天则将笼子放在专用的空水缸内，盖上盖，使百灵与外界隔绝，每天只有一定的时间让它放声鸣叫。雏鸟初学十三套时，要拜一笼老百灵为师，天天跟它学，两年才能套子基本稳定，三年方可出师，行话叫做“排”。意思和幼童在科班里学戏一样，一招一式，一言一语都是排出来的。所以养净口百灵，生活起居，必须以笼鸟为中心，一切奉陪到底。鸟拜了师，人也得向鸟师傅的主人执弟子礼，三节两寿不可怠慢失仪。鸟事加人事，繁不胜繁，所以我只好望笼兴叹了。

中年以后，有机会来到南方的几个大城市，看到北派行家口中所谓的南派养法。高笼中设高台，百灵耸身登上，鼓翅而鸣，继以盘旋飞翔，有如蹁跹起舞。至于歌唱，则适性任情，爱叫什么叫什么，既无脏口之说，更谈不上什么十三套了。我认为去掉那些人为的清规戒律，多给百灵一点自由，也未可厚非。当年我曾抑南崇北，轩轻甲乙，自然是受了北派的影响，未免有门户之见。

不意垂老之年，来到长江以南的濒湖地区——湖北咸宁。我被安排住在围湖造田的工棚里，放了两年牛。劳动之余，躺在堤坡上小憩，听到大自然中的百灵，妙音来自天际。极目层云，只见遥星一点，飘忽闪烁，运行无碍，

鸣声却清晰而不间歇，总是一句重复上百十次，然后换一句又重复上百十次。如此半晌时刻，蓦地一振翅，像流星一般下坠千百仞，直落草丛中。这时我也好像从九天韶乐中醒来，回到了人间，发现自己还是躺在草坡上，不禁嗒然若失。这片刻可以说是当时的最高享受，把什么抓“五一六”等大字报上的乌七八糟语言忘个一干二净，真是快哉快哉！

听到了大自然中的百灵，我才恍然有悟，北派的十三套和南派的绕笼飞鸣，都不过是各就百灵重复歌唱的习性，使它在不同的场合有所表现而已。

北派十三套，可以把活鸟变成录音带，一切服从人的意志。老北京玩得如此考究、到家，说出来可以震惊世界。不过想穿了，养鸟人简直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没罪找罪受，说句北京老话就是“不冤不乐”。南派的绕笼飞鸣，也终不及让鸟儿在晴空自由翱翔，自由歌唱。对百灵的欣赏由抑南崇北到认识南北各有所长，未容轩轻，直至最后觉得可爱好听还是自由自在的天籁之音，这也算是我的思想感情的一点变化吧。

原载《燕都》1987年第4期

紫禁城里叫蛐蛐

温室种唐花，元旦可以观赏盛开的牡丹；暖炕育鸣虫，严冬可以聆听悦耳的秋声。人工育虫，不知始于何时，但至迟晚明人可能已以此为业。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三《胡家村》称：“促织感秋而生，而音商，其性胜，秋尽则尽。今都人能种之，留其鸣深冬。其法土于盆，养之，虫生子土中，入冬以其土置暖炕，日水洒绵覆之，伏五六日，土蠕蠕动，又伏七八日，子出白如蛆然。置子蔬叶，仍洒覆之。足翅成，渐以黑，迎月则鸣，鸣细于秋，入春反僵也。”（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促织，即蟋蟀，通称蚰蚰，是北京冬日所养鸣虫之一，此外还有蝈蝈、札嘴、油壶鲁、榔儿头、金钟等，都能用人工孵化培育出来，使之鸣于冬日。

早在清前期，民间育虫的方法和冬日欣赏鸣虫的习俗便被引入了清宫紫禁城。康熙帝玄烨有一首题为《络纬养至暮春》的五律：

秋深厌聒耳，今得锦囊盛。

经腊鸣香阁，逢春接玉笙。

物微宜护惜，事渺亦均平。

造化虽流传，安然此养生。

（《康熙御制文集》四集，卷三十五）

上诗所咏的蝈蝈（络纬），不是天然的，而是人工孵育出来的。因为天然的秋蝈蝈，无论如何也活不到第二年的暮

春。再读乾隆帝弘历的《咏络纬》诗并序，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皇祖时命奉宸苑使取络纬种育于暖室，盖如温花之能开腊底也。每设宴则置绣笼中，唧唧之声不绝，遂以为例云。

群知络纬到秋吟，耳畔何来唧唧音。

却共温花荣此日，将嗤冷菊背而今。

夏虫乍可同冰语，朝槿原堪入朔寻。

生物机缄缘格物，一斑犹见圣人心。

（《乾隆御制诗集》二集，卷一）

弘历明确道出自康熙时起，宫中一直备暖室孵育蛴蛴，设宴时用不绝的唧唧之声来增添喧炽的气氛。值得注意的是宫中的蛴蛴用锦囊或绣笼来贮养，而民间却用的是葫芦。这是从乾隆时人的诗文中得知的。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称：蛴蛴“能度三冬，以雕作葫芦，银镶牙嵌，贮而怀之，……清韵自胸前突出”（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杨米人有一首作于乾隆六十年的《都门竹枝词》：

二哥不叫叫三哥，处处相逢把式多。

忽地怀中轻作响，葫芦里面叫蛴蛴。

（《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不过笔者相信乾隆之后不久，紫禁城内也大量用葫芦来养蛴蛴了。我们只要看乾隆以后大型匏器不再模种，而从道

光时起，宫廷和王府大量范制蝈蝈葫芦（拙著《谈匏器》，《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1期），至今还有多件宝物传世，便可深信不疑。

承世代以育虫为业的赵子臣见告，其父曾听太监道同、光间事。元旦至上元，宫殿暖阁设火盆，烧木炭，周围架子上摆满蝈蝈葫芦，日夜齐鸣，声可震耳，盖取“万国来朝”之意。所说虽不见记载，国事日非，还妄自尊大也十分可笑、可怜，但联系玄烨、弘历两诗来看，却似属可信。

正因紫禁城内有冬日叫蝈蝈的传统，我们自己摄制的电视剧《末代皇帝》安排了这样一个镜头：坐在太后身旁、面对跪地诸大臣的溥仪，由怀里掏出一只葫芦，蝈蝈从里面跑了出来，笔者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那只镶象牙口、配硬木框、安白色蒙心的葫芦，是养油壶鲁用的葫芦，而不是蝈蝈葫芦。这两种葫芦有很大的区别。蝈蝈由于生活在草木丛中，高离地面，所以葫芦里面是空的。正因其空，口上只安体质很轻的瓢盖不安框子和蒙心，以免头重脚轻而易倾仄，而且瓢盖也有助于发音。油壶鲁则因生活在地上或穴内，故葫芦内要垫土底。有了土底，它可立稳，口上就可以安框子和精雕细刻的蒙心了（请参阅本书《冬虫篇》插图）。

以上极为琐碎的细节，自难要求电视剧的导演和顾问

都清楚而不弄错。再说如果当年溥仪真养蝈蝈，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顺手拿起一只宫中的葫芦，也很可能会拿错，因此笔者写这篇小文决无对《末代皇帝》吹毛求疵之意。不过说到这里，却想顺便提一下，近年在海外的古玩广告和拍卖图册上，往往可以看到贮养各种鸣虫的葫芦。由于他们分不清是养哪一种虫的葫芦，故一律被标名为Cricket Cage（蟋蟀笼）。而且几乎所有的蝈蝈葫芦都被安上象牙框子和高起的蒙心。这不禁使人感到卖货而不识货，未免有些“露怯”。

看来有不少和中国民俗学沾边，又似乎微不足道的老玩意儿，其中都有许多名堂和讲究。由于过去认为难登大雅，算不上是文物，即使有所了解也不愿为它多费笔墨。因此现在要知道它可能比研究某些重要文物还要困难些。不知读者同意我的看法否？

原载《紫禁城》1990年第5期

